慈濟大愛台　10 年耕耘建構式新聞

研發部資深研究員何國華　2016 年 2 月

數位時代的媒體環境大幅改變，新聞機構由單一新聞媒體（News Media），轉型成爲新聞品牌（News Brand），以及公民新聞衍生的多層次新聞 （Layered Journalism）架構，使得傳統新聞概念持續受到挑戰。

紐時、華郵推動建構式新聞

因應媒體變化和閱聽人收視行爲改變，紐約時報、華盛頓郵報等歐美媒體，近年來開始推動建構式新聞（Constructive Journalism，譯爲建設性新聞）內容。雖然新聞環境持續改變，Kovach and Rosenstil（2001）在Elements of Journalism一書仍強調，新聞仍應符合求真、求證、客觀中立等原則。

當今歐美建構式新聞理念，不僅報導新聞衝突，更全面審視新聞議題，紐約時報更深度挖掘社會議題，持續於 2015 年和 2016 年推出解決方案新聞（Solutions Journalism）平台，透過公民參與和社會對話方式，確保公共利益（Public Interest Responsibility）。

公視新聞性節目，包括我們的島、獨立特派員皆長期透過調查性採訪和解釋性報導，發掘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，公民新聞平台 PeoPo 和 PNN 新聞議題中心，也針對從地方到中央的大小事，藉由參與式對話，提供從環境到司法的各類議題解決方案，製作過程已部分涵納歐美的建構式新聞理念。

公視即將於 4 月 16 日舉行「建設性新聞研討會」，在研討會舉辦前夕，岩花館訪問持續推動「建構式新聞」已超過十年的慈濟大愛台，目的在瞭解慈濟大愛新聞推動的時空背景，比較與歐美建構式新聞的異同點，以及建構式新聞如何面對媒體環境變化等議題。

2004 年起推動建構式新聞

慈濟大愛台於 2004 年起推動建構式新聞和解決方案新聞，不但早於歐美新聞媒體，部分理念更符應歐美新聞趨勢。現任慈濟發言人，同時也是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的何日生，訪談過程中，從 Edward Morrow 談到 60 分鐘的 Michael Wallace，也從西方新聞史一路談到台灣新聞現況，詳細說明西方社會建構式新聞的發展背景。

擁有豐富媒體經驗和大學教學背景的何日生，除了分享入圍國際艾美獎的紀錄片作品「清水之愛：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」的拍攝過程，也提到在沉重壓力下，內心充滿無比感動的心得，同時分享了 10 年來慈濟大愛台所推動的建構式新聞理念和做法，以下是訪談摘要：

問：西方建構式新聞是如何開始的？

何日生：西方新聞媒體強調價值中立，這是存在幾個迷思的，首先是強調例外，例如人咬狗才是新聞；其次是懷疑和批判，正如同西方常說的，”If your mother says she loves you. Check it out.”；最後是 good news is not news, bad news is good news 的負面新聞態度。這樣的結果會讓社會越來越負面，看不到希望，1980 年美國南加大聖地牙哥分校教授研究美國報紙頭版頭條新聞指出，凡是大幅報導自殺、墜機、車禍事件，三到五天後就會出現一波新聞高峰期，可見負面新聞會有社會效應，會令心智耗弱的人走向終結生命，因此大量報導負面新聞是會造成社會喪失信心，不斷批判每一個人，無形中也會造成社會中人與人互信瓦解，但是新聞媒體很習慣這樣的解構新聞。

問：西方新聞的發展歷程？

何日生：我在美國讀大學和研究所時，主修新聞自由，我很清楚美國從 17、18 世紀建國初期，是由政黨辦媒體。事實上，英國在 15、16 世紀時，也是政府辦報，主要是爲了宣傳戰爭成果與貿易，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也有各式各樣的報紙，那是 party journalism 政黨新聞時代。到了 1910 年，進入商業介入的 muckraker 扒糞新聞時期，媒體專門批判大財團、大宗教組織，以及揭發名人醜聞，很像今天的台灣媒體生態。一次、二次大戰和 1930 年經濟大蕭條時期，進入 Edward Morrow 時期，也就是電影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片中所描述的白色恐怖時代，Edward Morrow 勇敢挑戰 McCarthy，他說 ”I'm going to attack McCarthy by his own words.”，他做到了，也終結了白色恐怖，這個時候，新聞不再是政府喉舌，也不是商業喉舌，而是人民的喉舌，我稱之爲市民主義新聞學。1970、80 年，ABC 主播 Peter Jennings 進行新聞議題設定，討論稅率、教育、家庭等民生相關議題，所以新聞從 1950 年到 1980 年，從政府爲中心轉變爲以市民爲中心，不會出現像台灣這麼多的政治新聞和 Talk Show 節目，媒體關心人民的生活，人民需要什麼，發展出有用的新聞，news it can be used, useful news，衍生到 Participating Communication，參與式傳播讓老百姓也能發聲，ABC 在 90 年推出 Listen to the American，透過傾聽美國的聲音，全美各鄉鎮走透透。90 年後，歐洲包括挪威、丹麥、法國陸續推出 Service Journalism，新聞服務業的頭條可能是路霸問題、噪音問題等的解決方案。我在台視處理四四南村遷村新聞、血友病感染愛滋等獨家議題時，不是爲了打擊政府或是要人下台，我的目的是要讓弱勢者或受害者的問題能夠獲得解決，新聞服務業走到後來，一個新的理念即已呼之欲出，就是新聞記者的能力不是只有報導問題、呈現問題，採取價值中立，也不是只有批判，我不贊成部分同業所說的「新聞是永遠的反對黨」，新聞不是只有奉承或批判兩種選擇，還有建構式新聞，也就是建構一個更好的社會。

問：你是如何看待建構式新聞？

何日生：我從 2004 年開始，在上課當中或是寫作當中，就提出建構式新聞概念。特別是 2005 年於慈濟大學出版之《媒體素養概論》一書中之〈媒介與社會公益〉

專文裡闡明，建構式新聞是基於同理心，我們不再是生冷的對待受訪者，因爲受訪者常常是淪爲媒體收視和成就感的工具，媒體不在意受訪者想什麼，當報導一個人，導致事後因憂鬱症輕生，這也不干我的事，因爲我是忠於事實，我對受訪者是沒有感情的，這點必須要重新省思，因爲證嚴上人教導，應該報導對人有感情、有溫度、有同理心的新聞。

問：慈濟大愛台的實務做法？

何日生：我在 2003 年回到慈濟，體悟到上人報真導正的理念，希望報導社會良善一面，當 1999 年大愛台成立時，即已確立不報導任何色羶腥的負面新聞，也不報導極端的政治爭議性議題，著重在環境議題、健康議題和慈善新聞上，強調隱惡揚善的思維觀。當然有人會說，這樣的思維太落伍了，不報導，問題要怎麼解決呢？可是我們看到媒體大量報導問題，問題卻沒有真正獲得解決，這是因爲媒體花了很多時間在問題的探討上，卻很少提供答案。

問：如何看待傳統新聞所強調的中立客觀？

何日生：新聞不可能是中立的，媒體在選擇新聞素材時已經在進行價值判斷，就已經是不中立了，爲什麼這麼多的新聞，會選擇這一則報導？選擇什麼角度的報導？找誰受訪？如何下筆？如何剪帶子？用那個 Cut？用那個 Size？都是主觀的選擇，更不用說每個人都各有看待事情的價值觀。Walter Lippmann 就曾經說過，” We don’t see and then define, we define and then see”，也就是我們總是先有定見再選擇性的看事情，而不是先看再形成意見。因爲當科學都無法避免主觀性時，更何況是人文社會科學呢！

問：所以中立是不存在的？

何日生：我不贊成媒體應該中立化、去價值化，這是一個假相。當然我不是說媒體應該對任何事情都口誅筆伐，任意以個人觀點論斷，可是應該要瞭解，我們是會有主觀的涉入，重點是什麼樣的主觀，一是同理心，才會有深度的讓閱聽者理解到，爲什麼這個人、這件事會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生；二是不能只看到問題，也要找到問題的答案。Solutions Journalism 就提到，記者的熱情不是只花在大量挖掘問題上，應該以大量的熱情解決問題，記者是有這樣的權利和機會做這件事，因爲記者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，比任何人都有機會接觸到社會各層面，因爲媒體擁有龐大的能量，能夠理解社會問題在那裡，只要夠用心，就可以爲問題找到出路，要 provide resolution，這也是建構式新聞很重要的一部份。

問：可以如何同理？

何日生：媒體不應該認爲在新聞報導之後，受訪者所受到的傷害是與我無關的，事實上，記者應該要爲結果負責。當一個扭曲的報導，讓人自殺、讓人身敗名裂，媒體如果都無感，就會讓人感到生冷和撕裂，因此媒體在探討問題的人與事時，

應將可能的結果放在心裡。這樣的結果將會更具建設性，我將此稱爲建構式新聞，這樣的新聞理念源自於上人，當報導一個苦難人時，記者在訪問時不要傷害到他，要以同理和關懷的方式報導，甚至在報導後能夠療癒他。

問：如何定義療癒？

何日生：回想我在台視製作大社會節目時，除了獲得金鐘獎肯定，受訪者在訪談後都感到非常的開心，那怕受訪者是一生不幸，那怕受訪時會落淚，但是受訪者在訪談後都特別的開心，好像被理解了。我就像一個朋友，是不具批判性的採訪，我們的態度和方式是同理的，受訪者在接受訪談後，更加認識自己，這就是一種療癒，也就是 CBS 60 分鐘前主持人 Michael Wallace 所講的，我們就是一個社會治療師（social therapist）。

問：媒體可以如何療癒？

何日生：Michael Wallace 從 50 歲主持 CBS 60 分鐘到 89 歲，他記得訪問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首席保鏢 Clint Hill，甘迺迪遇刺時是他爬上敞蓬車拉出賈桂琳，但是 Clint Hill 爲他沒能救出甘迺迪一直深感自責，他有 17、18 年的時間都在酗酒，患有嚴重憂鬱症，Clint Hill 的康復來自 Michael Wallace 的訪問，我曾看過這部紀錄片。Clint Hill 哭著告訴 Michael Wallace，” if I had two second earlier, I might be able to save John Kennedy” ，Michael Wallace 安慰他說，你已經夠快了，” you have done your best, you have to let it go.” 。當 Clint Hill 看了這部紀錄片，突然間整個人釋放了，他覺得要原諒自己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更快，他走出酗酒和憂鬱，逐漸康復，Michael Wallace 在 89 歲退休時，也就是 2007 年，Larry King 訪問 Michael Wallace 時說，” Today, there’s a special guest to Michael Wallace, that is Clint Hill.” 。 Clint Hill 謝謝 Michael Wallace，” I was able to cure my depression, to step out the situation.” 。其實記者是有著很強的力量，只要你能夠同理受訪者，而不是生冷的批判，可以讓一個人看到他的問題，更瞭解自己，讓好的人覺得榮耀，錯得人知道不好，這不是做不到的，而是要有強烈的人文情懷。

問：建構式新聞並不是解決問題萬靈丹？

何日生：林肯大郡屋倒時，我連續三年採訪報導，卻無法解決衍生的民眾權益問題，很多議題看似無效，我們仍必須想辦法讓它產生效果，不是只有抗爭或是走上街頭方式，我認爲可以透過公民參與和對話，從嘗試建立一個理性論述空間開始。

問：慈濟大愛台的建構式新聞是如何發展的？

何日生：我以前是很西方思維的人，我的覺醒是在進入慈濟之後，上人認爲，媒體不是在解構，而是在建構，所以我將上人這樣的傳播思維稱爲建構式新聞。大愛台建立時，上人指出，新聞記者擁有選擇報導何種議題的權力，因此媒體的功

能不應該只是記錄，而是一種典範的選擇及彰顯，它應該表達群體社會良善的典範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媒體照見人心的本善，爲社會創造更光明美善的未來。

問：這樣的報導原則是什麼？

何日生：2003 年時，上人要我和賴睿伶（慈濟人文志業發展處文史資料組長），進行人文真善美志工的培訓，這是整合影片攝製、文字寫作、照片拍攝的三合一訓練，已經長達 13 年都是這樣做，我對志工演講時就提到，我們要留下美善，如果這個世界所看到的都是醜陋的，隔 100 年後來看今天的台灣都會是醜陋的，所以報真，要以善的方式才會美，如果真實內容出以惡念，非善念報導，傳播內容將會是很醜陋的。

問：是否會限縮了新聞報導？

何日生：並不是社會上的問題都不報導，例如溫室效應講不講？人心混亂講不講？是非講不講？這些都要講，但是在呈現問題的同時，也要把對的方法提出來，將典範提出來，這是慈濟所環繞的建構式新聞核心，首先從同理心出發，其次在發掘問題的同時，要爲問題提出建設性的答案，三是在心中要存有爲報導結果負責的想法。我當年獨家報導漸凍人新聞時就相當的掙扎，因爲新聞當事人是受到母親基因遺傳所致，報導出來，母親絕對不會獲得家人的原諒，當時想了很久，在告知公眾的同時，盡力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影響，而不是殘酷的讓當事人承擔所有壓力。

問：慈濟大愛台的建構式新聞和歐美的建構式新聞差異？

何日生：西方的建構式新聞不談同理心，也不談爲結果負責這兩部份，比較聚焦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上，我們還是比較東方思考，講 compassion、講 resolution、講 responsibility，慈濟強調這三個元素是建構式新聞的關鍵，也很符合上人和慈濟真善美的精神。我認爲新聞應該要彰顯其價值，所以我正在寫「第三種忠誠：邁向建構式新聞」這本書，探究過去幾十年的新聞問題和新聞發展歷史，已經寫完十一章，預計今年可以完成。

問：這樣的建構式新聞核心理念是什麼？

何日生：近代西方逐漸走向批判思維，辯證探討真理，西方當然也有人不認同，因爲批判和分析都是在切割，東方直觀的同理和涵容，是理解中帶有智慧引導，需要很深的人文涵養。我認爲我們的新聞中缺乏這樣的教育，我們需要這樣的教育，我們爲什麼不能在正面新聞上競爭，而是在負面新聞上競爭，民眾還是看電視新聞能給什麼，如果每一台給的內容都是建構式新聞，就可以在這樣的平台上產生良性競爭，這是一個理想，大愛台是少數清流，核心理念就是讓這個社會更好，讓所有人看大愛新聞覺得很安心、有希望，當大家只看到災難新聞，卻沒有看到愛心，就不會有希望，這是社會很大的缺憾。

問：所以媒體是少了同理？

何日生：新聞記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智慧，美國最近剛出爐的一篇博士論文，討論 constructive journalism，從正向心理學角度探討建構式新聞，他認爲報導正向，會讓整個社會更正面，他從這個角度出發，和慈濟大愛台的建構式新聞理念就很相近。台灣媒體現在所呈現的都是對立面的社會，有一位前輩告訴我，部分人將 20%的錯誤擴大成 80%，將 80%的美好縮小成 20%，這樣就是一個極端，問題不是不能呈現，而是你是否也能理解對方當時的處境，針對事件發生背景是否也能相應提出解決方法。

問：建構式新聞面對的挑戰和因應方式？

何日生：我們知道媒體是有成本的，提出解決方法是要投入資源和時間成本的，所以在高度競爭，利潤微薄的環境下，建構式新聞是很難達成的，所以必須要有因應配套，因爲 financial resources 會決定新聞的內涵，慈濟大愛台因是認同該理念者共同推動而成，我們的重點是體現價值，建構良善社會，透過人文志工影響專業，因爲是靠 donation，任何靠 donation 的媒體都會有更大的空間行使它的理想，所以可以考慮在媒體體制當中設計不同的 financial resources，這必須在國家層次上思考，不要永遠只有 commercialized，也不能都是 rely on government。我們可以思考「議題電視」的形態，是不是有電視台可以環保爲主、以健康爲主，financial resources 是來自 supporter 和 membership，如果有 500 萬人支持，這些人是不會流失的，大愛台會是一個很好的 model，但不是唯一的 model，Wikipedia 也是一個好的模式，我認爲需要多一點這樣的媒體，才能真正留住新聞價值。

問：談一談你的建構式新聞經驗？

何日生：我很喜歡新聞工作和接受挑戰，我加入慈濟大愛台製作了「清水之愛：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」紀錄片，因此入圍國際艾美獎，這部紀錄片中沒有一個是負面的，只有滿滿的愛，拍這部片子讓我非常的感動，製作團隊跑遍全世界，訪問各國醫生和志工，拍攝協助白血病患的過程，也訪問了發明骨髓移植的諾貝爾獎得主，看到的都是愛，很感人。這種經歷不是一般記者有的，製作過程中必須研讀各項醫學資料，對我來說，這是專業上的極大挑戰，但情感上卻是極大的感動。2003 年回來，上人常常要我擔任對外發言，要我不能說負面的話，要記錄這個時代好的典範，留下這個時代的美善，這不就是建構嗎！我們是要花時間去建構，而不是解構，慈濟的理念是面對惡，不是打擊惡，是擴大善，面對貧，不是打擊富，是擴大愛，positive enforcement 正面擴大的想法很重要，才能建構一個好的氛圍和人際。

問：面對媒體競爭，建構式新聞的推動並不容易？

何日生：還是要努力，不要放棄希望，從一個製作人做起，從一個記者做起，不

要要求立刻改變整個體制，因爲美國新聞界的批判精神也是逐漸建立起來的，水門事件做爲重要典範，挑戰政府的同時，不但令政府威信喪失，也使整個新聞界逐漸走向負面觀點監視政府，這是有利有弊。Walter Cronkite 當年的越戰新聞報導，指越戰已經陷入僵局，使得詹森總統不再尋求連任，也不要忘了 Michael Wallace 的報導，治癒了 Clint Hill 的憂鬱症，這就是建構，必須逐步推動。

問：如何在大學教育傳遞建構式新聞概念？

何日生：在課程上，我會介紹西方自由主義爲背景的新聞教育，導向建構式新聞看法，當然一個人的力量還是有限，還是要有更多的學校、更多人開這樣的一堂課。很高興這 13 年來我們培養了 5000、6000 位的人文真善美志工，這群志工與慈濟大愛台的製作人，都在體現建構式新聞，透過各界的關注，或許能一點一滴的導引新聞繼續往前。回顧整個西方新聞發展史，從政黨新聞、扒糞式新聞，過度到市民主義新聞、參與式新聞、新聞服務業，一直到現在的建構式新聞，也是一步步走過來的，還是可以抱持信心。

PTS R&D
PTS R&D